

4 铜草花苑

白露入秋寒

□ 铜山口矿 汪纯

“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。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。”童年时,妈妈总是拿这首口诀教我背诵二十四节气,每当我摇头晃脑地背完一遍时,妈妈就会挑其中一个节气给我讲故事。

“白露时节,天气转凉,清晨的叶子上会出现很多露珠,是因为夜晚寒冷凝结在上面,太阳一出现便消失不见。”故名之得来。

周末坐车回家的路上,会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。连接着村庄的田埂,一个接一个地从远处山脚绵延到路旁,春天是金黄的油菜花,这儿一块那儿一块;夏天满是绿色,像青草合成的地毯,随着微风摆荡;入秋便

是一片片的稻田,横平竖直地立在田中,一棵棵弯着腰,耷拉着的竿子提溜着一串串饱满的果实。俗话说:白露白迷迷,秋分稻秀齐。白露前后若有露,那么晚稻就会有好的收成。这时,甘甜的苹果,脆甜的红枣,新鲜的板栗接踵而来。秋天,恰好是个收获的季节。

“凉风至,白露降,寒蝉鸣。”过了炎热的夏天,人们也渐渐地从空调室里解放了出来,平时很怕热的父亲,也逐渐放弃了家里那台嘈杂的破窗机,开始坐在屋里慢慢摇着圆蒲扇。吃罢晚饭在矿区里走一走,街道两旁站着的、坐着的、靠着的都是出来

纳凉的人们,大家嘴里也不再是烦人的啧啧声,而变成了舒坦的呼吸,谈笑风生的嘴角上是挂不住的笑意。男人赤膊、女人单衣的情况也慢慢变少,大家都在乘凉的时候加上连袖的薄衣,敞开心扉,连声和路过的熟人寒暄。夜晚和着灯光阅读也不用再准备凉水和湿毛巾解暑,开着电扇,盖上毛毯,便可安然入睡。

“兼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每次读到这首诗,总会让我想起琼瑶的一部小说《在水一方》,其中那段男二写在《平凡的世界》的序中写到:“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天才,终于,我知道自己是一个

平凡的人。于是,我写下一个平凡的故事,献给深深爱我,而为我受尽伤害和折磨的妻子——小双。如果世界上真有不凡,那么,只有她还配得上这两个字。她——一个柔弱的女子,治好了两个残废!”这个故事以男主角在湖边看到远处对岸,小双抱着自己的孩子站在雾气氤氲中结束。绿草萋萋,白雾迷离,有位佳人,靠水而居。我愿顺流而下,找寻她的踪迹。却见仿佛依稀,她在水中伫立。是秋的萧索也是秋的深意,是秋的铁钵带来离人的故事。

季节它总在不停变迁,而白露入秋的故事也在陆续上演。

堵车的收获

□ 公司总部 张国平

今年8月底的一个周末,我去武汉。下午5点搭上从大冶开往武汉的长途汽车,一路上热浪袭人。当车过铁山后,一直在颠簸前行,因为这段路在翻修,车子开得很慢,这么慢腾腾地开着开着,车就停了。前面堵车了。我以一下子就会通,没想到在这一堵就是5个多小时。

下午5点半车就停着不动了。一小时过去了,动不了;两小时过去了,还是动不了。这车堵在了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地方,而此时已是晚上7点半,天也快黑了,我上车前既没有准备饮用水,又没有零食,一是因为路途短,二是怕喝水上厕所。可这车堵了太久,加上司机关了空调,我实在是又热又渴,便问车上有没有人愿意卖瓶水给我,没有人做声。

这时,一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子从对面的车缝中钻过来,万般无奈下,我拦住他,拿出50元钱,请他找个小店买30元钱的水和零食,剩下20元钱给他当路费。他犹豫了一会儿,说:“好吧。”我指了指车牌号对他说:“记住这车牌号,回来别搞错了。”他说:“好。”拿了钱就走了。

我心中充满了期盼,在车里等呀等,等了半小时,也没见他的人影。车上的人开始笑我了,说:“你这么相信他呀,他可能拿了钱跑了。”我想,不会吧。就这么想着,又过了半小时,人还是没来,我开始有些失望了。车上的人开始议论起来,说现在的人,哪能信得过。我也在想,人应该有起码的诚信吧。哎,是不是这社会变化快,我跟不上形势了,是该相信别人还是不该相信呢?

此时,距离小伙子拿钱走人已过去快2小时了,天已漆黑,车子也慢腾腾地开始前进了,只有车灯光柱晃来晃去。我彻底失望了。哎,这没水喝也不忍过来了么,为什么非要找一个陌生人去买水呢。我身旁的乘客安慰我,不就是50元钱吗,没什么。也是,算了,就当是个教训吧。

车子慢腾腾地挪动着,这时后面响起了喇叭声,“笛笛,笛笛笛笛”。一开始我没在意,可这喇叭一直响着,我就望过去,发现一个骑着电动车的人,在车窗外举着一包东西,好像是包,但看不太清楚。呀,应该就是他,他大喊“东西”,我立即跑到后面打开车窗。他一把将一包东西丢了进来,是矿泉水和零食,我喜出望外。

其实,这包东西已对我不太重要了,我感动于小伙子的诚信。此次堵车我的最大收获是,相信绝大多数人之间的诚信。

铜都赋

□ 十里铜都,三千年文化,铜斧精神薪火相传。忆往昔,矿山先辈结草为庐,披荆斩棘,不破楼兰终不还,建设“东南第一铜矿”伟业,壮怀激烈。

一个目标,五年规划,千亿有色宏图似锦。看今朝,有色儿女创新驱动,国际经营,雄关漫道从头越,开启“五个有色”新征程,高歌奋进。

枣儿

□ 安徽铜陵 吴辰

枣花是初夏时节万紫千红中一道不起眼的风景。黄绿色的细碎花瓣就像耄耋老太银发中的点点白屑,似乎一阵风来就会吹散得到处都是。枣树毫无半点张扬的气质,内敛到了骨子里,像极了终生劳作的传统中国农民。在百花争放的光景里,枣树弃绝了娇艳,将所有的气力都用来吸纳日月的精华,于是清冷的秋天一到,青红相间的枣儿便由内而外透出温暖迷人的光泽。

祖母屋后曾有一棵十余米高的枣树。那时,每到秋天枣熟,村里的娃娃们便三五相伴,抱着长长的竹竿来打枣。力气大的将竹竿朝枣儿密集处捣去,其他人则一直盯着那些枣儿不放,枣儿一被打下,便欢呼雀跃地朝落地处奔去。有人拾到个又大又红的,洗都不洗,赶紧往袖子上蹭两下,塞进嘴里,生怕别人抢了去。要是甜得很,牙都能笑掉下来。这种满足感懂的人应该不多了吧。这棵枣树结的枣儿至纯至真,每一口都是童年美妙的滋味。

初中时在邻镇一所中学借读。刚去时总认为当地人会欺负我这个外来客,整天畏畏缩缩,不敢与人打交道。直到一天课后,坐我后排的那位五大三粗、看似蛮横的同学给我递来一把大红枣儿,我稍稍松了口气。他憨笑着对我说:“来,尝尝我们这的枣儿,看甜不甜?”我小心翼翼地接过,尝了一颗,确实很甜,很脆。后来,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。少年时的枣儿有一种相互扶持的友情味。

大学时一个人在外租房住。秋风萧萧,放学后常会从街边水果摊买些冬枣,在夜里边读书边吃。来自北方的冬枣个头要比南方的枣儿大得多,咬起来清脆可口无比。但那时的日子真是清苦,关于冬枣的记忆也伴随着孤独。彼时的枣儿,味道里有一抹恋家的愁绪。

昨日傍晚,出远差归来,特意接妻下班回家,在路边水果店又发现了冬枣,心想秋天来得可真快。想多买些带回家,妻小声对我说:“少买点吧,兴许是糖精泡出来的呢,我白天才看的新闻。”我便呼了一口气,只抓了一小把放在袋子里。晚上将枣儿一颗颗洗干净,和妻坐在床头边吃边看电视,心中满是安逸,枣儿的味道已变得可贵。有些时候,枣儿其实是幸福的道具。

“80后”的青春

□ 铜绿山矿 方园

很难有哪个“80后”能准确地追溯,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旧的。

当“80后”的我们还在想象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,其实已经30岁左右了!当我们觉得小孩子对我们的称呼应该是“哥哥姐姐”的时候,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叫我们“叔叔阿姨”了!当我们还想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,打开qq一看大家都在晒结婚照和宝宝照了!花样年华,就这样随着时光悄悄溜走。

曾经我们一起看头上有犄角的《小龙人》,一起勒紧裤腰带省下来买“小熊熊”干脆面集花卡,一起为同桌手抄歌本,一起排排坐,一起吃娃娃头冰糕,一起为了上自然课在臭水塘里捞恶心的青蛙卵,一起在老古板英语老师的凌厉目光下大声读着“李雷和韩梅梅”的故事,一起跳橡皮筋,扔沙包,一起给暗恋的小男生或是小女生留小纸条……我们就这样长大,十几年的青春岁月,好像不过是那么弹指一挥间的事。当内心某个部分被触动时,从前的一切都喷涌出来,那么鲜活,那么美好。而我们的青春激情,还在持续。

前段时间看了部电影叫《致青春》,有人说这是为了激起“80后”的激情才拍的,但我认为,“80后”的激情一直都在。青春的意思就是,幼稚、无畏、勇敢、奔放。《致青春》能将“青春”演绎得如此用心,真的很能引起共鸣。在大学里我们都经历过新生入学、社团招新、寝室偷偷看碟片、公共课点名等一些类似的事情,而影片中的这一切又把我们带回了美好的大学时代。电影里郑微勇敢、俏皮、敢爱敢恨,快乐的时候笑得比花还灿烂,伤心的时候见谁都不高兴,这是很多“80后”的真实写照。

现如今,“80后”的我们仍然有着自己的骄傲,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来打拚自己的生活,用自己的努力来照顾自己的父母,照顾自己的家庭,要让他们生活得更好。慢慢从懵懂走过,我们“80后”有着应有的理智,有着应担的责任,我们再也不会因为失败挫折而轻言放弃。不管何时何地,我们那份带着激情的青春都常在。



水中顺

建安劳务公司架工二班班长 程玲 摄

一线写真

工人的汗水与热情

□ 冶炼厂 王珩

回首整个夏天,有辛劳、有喜悦。工人师傅们用自己的汗水述说着那炎热夏季里的热情。

今年夏季异常地炎热,诸多城市都陆续报出了高温橙色预警,到处都沉浸在一片火热之中。在我工作的地方,30万吨铜加工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工友们更是如此,他们要在机器的轰鸣声中,顶着高温作业。机械

设备散发出的余热高温,使工人们的汗水浸湿了工作服。但是工人师傅们不曾向高温屈服,依然干劲十足地完成生产任务,机械的轰鸣就像在伴奏,高温就像他们工作的热情,因为师傅们心里都有梦想,那就是他们的千亿梦,有色梦!

带领我的汪师傅是奋战在一线的职工,在我眼中,他笑起来的样子是最美的。在我刚

来“30万吨”的时候,一切都很好奇,当班长第一次把我带到汪师傅面前时,我对汪师傅第一印象的感觉就是一副和蔼、有力、强健的形象。刚来到机组的我什么都不懂,汪师傅耐心地手把手教我操作要领和机组保养心得。工作中面对高温,我感觉自己的力气已经消退了一半,可汪师傅却毫不费力地做着比我多出很多倍的工作,我知道这是汪师傅在照顾

我。看着汪师傅的衣服湿了干,干了湿,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我感受到了有色工人的精神和能力,铜斧精神在劳动现场中得以体现!

时间在慢慢推移,虽然炎热的夏天已过,天气逐渐转凉,可工人们的劲头一直保持着。时间在变,不变的是工人的汗水和热情;季节在变,不变的是有色人的干劲与精神。

摄影杂谈

□ 金庸

讲到摄影,香港恐怕是全世界最方便的地方之一。第一是器材便宜,德国的相机、英美的软件,在香港买都便宜过在原产地购买。第二是天气好、风景美。这里天清气朗的日子多,既有高山,又有大海。曾听一位国画师说,香港的山既有北宗的山,又有南宗的山,这在全国各地都是罕有的,真是风景写生的好地方。适宜于绘画,当然也适宜于摄影了。大概由于这些优良的条件,香港的摄影家近年来在国际上声誉日隆,任何一国的沙龙比赛中差不多总有香港人的作品入选。最近在圣约翰教堂展出香港摄影沙龙入选作品,确是琳琅满目,佳作很多。在各种艺术活动与体育活动中,真正达到国际水平的,香港目前似乎还只有摄影一项。

摄影算不算“艺术”呢?在摄影家们看来,那当然是艺术,但严格说来,它与真正的艺术还是有很大距离的。所以现在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种“半艺术”(Semi-Art)。所谓艺术,是指人们创造一种作品,用以表达思想感情。诗人写一首诗歌颂劳动的光荣,音乐家作一首曲子抒发他恋爱的感情,

画家与雕刻家在画布或雕像中表达物体的美丽和他的看法,小说家、剧作家、电影的编导们描写社会中的悲欢离合……这些作品都有很大的创造自由,能深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,引起观赏者的共鸣,但到目前为止,单幅的照相还不能圆满地表达思想感情。当然,照相中也包含有思想和情感,但一般说来,这只是“包含”而不是“表达”,因此不能说是完整的艺术作品。

比如说,用一个美丽的女人做题材。画家爱怎样画她就可怎样画,或许,这个女人容貌虽美,灵魂却很丑恶,高明的画家会在她嘴角的微笑中加上一些邪恶的线条,或者在她美丽的眼睛四周涂上一些不愉快的彩色,甚至于,他可以在肖像上画上毒蛇、蜈蚣之类。但摄影家却没有这种自由,他只能取一个怪异的角度,缩小光圈用一种“低调”来拍摄,或者,再在黑房工作时增加点什么,然而不管怎样,他不能真正地“创造”,只能尽可能地“安排”现成的物件。

戏剧与电影,在某几点上来说,创造也是受限制的,编导者的思想感情,要通过演员表达出来。如果演员好,那么艺术创造就很圆

满,要是演员很糟,编导者的艺术意图就表达不出来了。戈登·克雷(Gordon Craig)是英国著名的戏剧家(他是英国著名女演员艾伦·泰丽的儿子,萧伯纳写给艾伦·泰丽的情书在文艺界是很出名的),苏联的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邀请他到苏联去导演《哈姆雷特》。这位戈登·克雷就常常叹息演员的不如意,以致认为在戏剧中,最完美的表演者是木偶,只有木偶才不会妨碍戏剧家的创造。这种说法当然是过于偏激,演员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艺术,这种艺术与编导的艺术结合起来而成为完整的戏剧艺术。

如果不是那么认真,当然“安排”也可以说是艺术,不是有许多人把插花、烹调、服装设计、室内装置甚至理发、交际等等都说成是艺术么?与这些东西比较,那么摄影中创造与表达感情的成分又高得多了。

朋友中大概一大半的人有照相机,除了极少数的人专心研究之外,大家只是拿来玩玩而已(包括我自己在内)。有一种德国相机叫做“为地摄”,这种相机并不出名,但它的名字说出了这里许多玩相机的人的目的。(摘自《金庸散文集》)



金庸 当代知名武侠小说作家、新闻学家、企业家、政治评论家、社会活动家,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,华人作家首富、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。本名查良镛,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,是香港《明报》创办人。创作有《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》及《越女剑》等15部武侠小说。

短评

武侠之外的金庸是一个勇敢的学者,说话很谦虚、幽默,他的散文在今天读来,文风干净洗练,绝无丝毫“掉书包”的迂阔之气,且往往有独到脱俗的看点。《金庸散文集》也可算得上一本中国式君子风雅生活的教科书,它耐心地、优雅地告诉读者,生活趣味其实并不一定总是要新鲜活泼,而是那份沉甸甸的质感。

名作欣赏